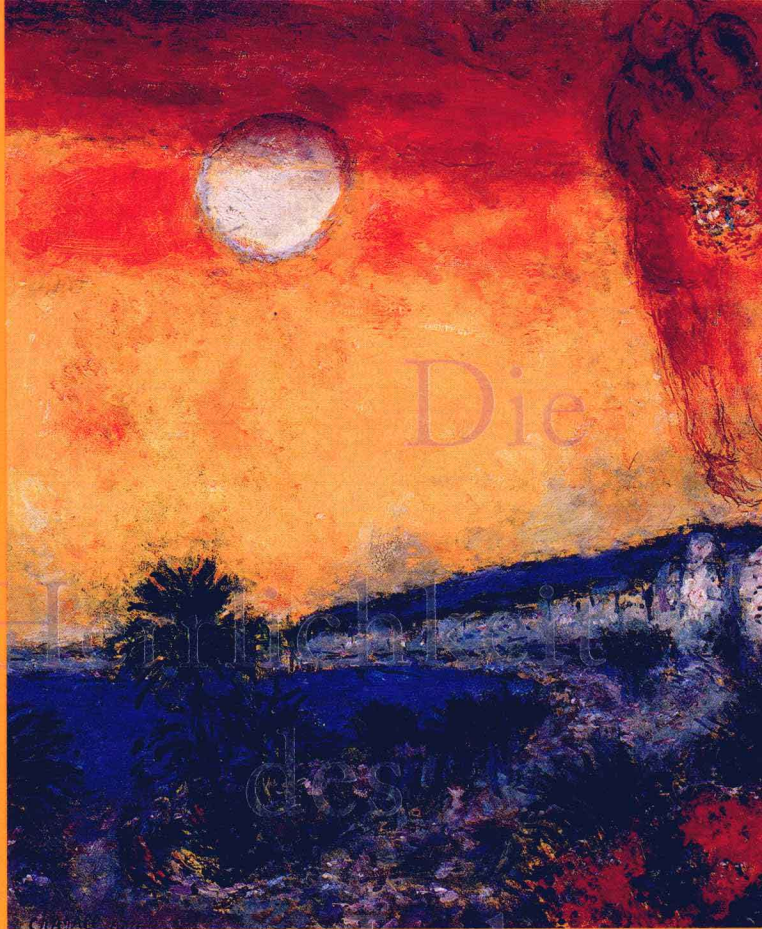


阳光下的日子

〔德国〕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 著

韩瑞祥 译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2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Die
Herrlichkeit
des
Lebens

阳光下的日子

[德国] 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 著

韩瑞祥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3808

Michael Kumpfmüller

Die Herrlichkeit des Lebens

© 2011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 Cologne/Germany

Die Uebersetzung wurde gefoerdert mit Mitteln des

Deutschen Auswaertigen Am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下的日子/(德)库普夫米勒著;韩瑞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9546-9

I. ①阳… II. ①库…②韩… III. ①传记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806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全保民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144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2
印数 1—8000
版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9546-9
定价 2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

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1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十届,共有十九个国家的六十二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奖项。

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文飞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肖丽媛 盛 力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欧阳韬

德语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叶廷芳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建 叶廷芳 任国强 李永平 韩瑞祥

“微山湖奖(2012)”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众议 肖丽媛 聂震宁 程大志 管士光

秘书长

刘 乔

《阳光下的日子》描写的是一个回肠荡气、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作者一反众所周知的卡夫卡神话,把这个向来被描写和阐释为分裂者和绝望者的文学大师表现为一个向往爱情、追求幸福的人。小说以无比细腻感知、潺潺流水般的叙述和冷静凝练的语言,透过不断变换的主人公内在视角,在共鸣与距离之间实现了令人赞叹的平衡,勾画出了一幅全新的、启人深思的卡夫卡形象。在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的张力中,读者会感同身受地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伟大爱情,或许也会将主人公看成我们之中的一个。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Die Herrlichkeit des Lebens“ beschreibt eine anrührende und mitreißende Liebesgeschichte von außerordentlicher Zartheit. Damit zeigt uns der Autor gegen den landläufigen Kafka-Mythos diesen so oft als Zerrissenen und Verzweifelten beschriebenen und interpretierten Meister als einen nach Liebe und Glück sehnächtigen Menschen. Der Roman ist von größtmöglicher Feinheit sowie gelassener und klarer Sprache geprägt. Wie ein Rinnsal hat er durch die abwechselnde Innenperspektive der Hauptfiguren eine erstaunliche Balance zwischen Einfühlung und Abstand erreicht und macht uns ein vollkommen neues und zur Reflexion anregendes Bild von Kafka.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historischen Fakten und Phantasie kann der Leser ganz nah diese überwältigende große Liebe erleben und die Hauptfigur vielleicht auch als einen unter uns betrachten.

**Jury für den besten fremdsprachigen
Jahresroman des 21. Jahrhunderts**

致中国读者

我对中国读者几乎一无所知,但毕竟又知之甚多,因为我可以想象,他们拥有巨大的阅读经验宝库。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我的读者都是些聪慧明智的人。无论他们各自读过哪些书,也就不用说他们生活在世界哪个地方,晚上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灯光下的桌前打开他们人生的第多少本书,这些都无关紧要。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阅读呢?是我们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吗?作品中蕴藏着哪些追寻无限的渴望呢?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哪些追寻保护的需求呢?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建造这项工程(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对千秋万代来说永远是未竟之业。长城的一半就是由空缺组成的;正因为它是由空缺组成的,所以这恰恰就是它的本质之所在——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徜徉在书的巨大王国里最真切的体验吗?

我很早就接触了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当时十六七岁,只是因为我的德语老师一句话;他对我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生十分不满。他有一天说道,如果我们不读点卡夫卡作品的话,那他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从教育学来看,这种做法也许不太与时俱进,但却在我的心灵里产生了深深的触动。在接下来两个

年头里,我一心埋头于卡夫卡,然后也开始写作,只可惜全然跟着我的偶像亦步亦趋。于是我的体验就成为双重的:我发现了阅读的神奇,而在写作上则失败了。因此,过了二十出头以后,我获得了自信:永远不再读卡夫卡。

可是后来,也就是几年前,当我正在创作第三部小说时,我突然又想起了那个与多拉·迪亚曼特的故事。这样的情形时有发生:你写作止步不前,从而暂时逃脱到另一个天地里,但你也很有可能没有把它完全当真。然而后来(三年以后),我却再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怀疑,那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题材吗?!

为了能够理解我这本书,你不必是卡夫卡专家。当然,这本书首先是一部关于卡夫卡的小说,与那个永远不幸的、将他的人生献给艺术——仿佛伟大的艺术(卡夫卡神话如是说)只有牺牲一种没有生活过的生活才能创造出来似的——的作家神话背道而驰。我向来就认为这种神话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思想。

然而,卡夫卡也是人,他是个像我们大家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都认为,生活不仅仅只有怀疑带来那些人所共知的痛苦,它还有另外的色彩。你也许真的能够亲近另一个人,同时又能够写作? 恰恰在这其中,蕴含着那个与多拉·迪亚曼特相处四十八个星期的奇迹。我们今天的人或许能够从中有所领悟,这样的奇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对我们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关键在于——保守地说——要谦恭,别把自己看成伟大的活动家,而要看成在一个在接触他者时发生了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的人。你通过这个他者或多或少会成为一个他者,也正因为如此而不会失去自我。

恰好这一点就是我对多拉这个人物首先感兴趣的原因。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她对那个在很大程度上尚无名气的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爱慕令人完全难以置信。你既能够相濡以沫,

同时又能够保持自由吗？回答是：能，当然不是在安闲的互让意义上，而是因为是在为数不多的幸运情况下，情形大同小异。

这就是我这本书力图要叙述的东西。

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

2012年8月24日

译者前言

卡夫卡何许人也？卡夫卡是个传奇，是个神话，是个永远生活在不幸中的现代派作家；卡夫卡成为陌生、孤独、苦闷、忧郁、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现代人的象征；卡夫卡好像只有牺牲“没有生活过的生活”，只有忍受人生的无限痛苦，才能够创造出那些伟大的作品来。德国当代著名作家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Michael Kumpfmüller, 1961— ）的小说《阳光下的日子》（2011）以其独具一格的艺术探讨打破了这种“自命不凡的”卡夫卡神话，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卡夫卡形象，在当今德语文坛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库普夫米勒出生在慕尼黑，曾经就读于蒂宾根、维也纳和柏林自由大学，获博士学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作为自由记者，他为《时代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周刊》等著名报刊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杂文。丰富的记者经历为其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库普夫米勒在文学上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从2000年起成为自由作家，当年发表的处女作《汉佩尔的逃亡》（*Hampels Fluchten*）使他在德国文坛一举成名，之后创作的小说《渴望》（*Durst*, 2003）和

《致所有人之信息》(*Nachricht an alle*, 2007)又大获成功。小说《阳光下的日子》是作者的新作,问世以来深受读者和学界的青睐,各大媒体赞誉有加的评论比比皆是。它很快就成为德语文坛上近年难得一见的畅销书。库普夫米勒先后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其中包括瓦尔特-塞尔纳(Walter-Serner)文学奖,德布林文学奖等。

如果说作者的前三部小说以表现当今社会焦点问题为中心的话,那么《阳光下的日子》则把读者引入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爱情故事中:卡夫卡和迪亚曼特成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是库普夫米勒多年阅读和研究卡夫卡,特别是其书信和日记独有见地的艺术结晶。作者以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走进了一个我们还那样不熟悉的卡夫卡世界里;以回肠荡气的叙述填补了我们觉得这位现代派文学大师身上显然还缺少的东西。这就是渗透在整个作品表现中的爱。爱奠定了这部小说之根基;爱承载着这部小说之厚重:作者对卡夫卡这个对象之爱,卡夫卡自己所经历的生死离别之爱,多拉所奉献的诚挚之爱。

不难想象,阳光灿烂的日子会光顾每一个人,并始终充盈地等待着,它不过隐身于帷幕深处,遥不可及,让人难觅其踪。可它毕竟存在,不怀敌意,不让人反感,也并非聋聩。只要你说出正确的词语,唤出正确的名字,它就会应声而来。这就是那魔力的根本所在;它不是在创造,而是在呼唤。

小说扉页上这段十分醒目的卡夫卡日记构成了其表现的核心,也“呼唤”出了卡夫卡与迪亚曼特那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诚然,卡夫卡的爱情生活十分复杂。他与菲利克斯或者米纳娜之间那些爱情书信算得上是德语文学的精髓之作,

可他却以种种借口始终跟她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难以实现真正的亲近。这种双重关系也是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向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卡夫卡在迪亚曼特那里才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他们之间的通信没有保存下来(她1924年带回柏林的二十本日记和三十五封信在纳粹秘密警察1933年搜查时被没收了),迪亚曼特自然也被历史和文学边缘化,因为她不配于这个永远不幸的单身汉形象。然而,作家库普夫米勒在立足于充分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富有理智的艺术想象力填补了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空缺,给读者把那个向来被描写和阐释为分裂者和绝望者的卡夫卡表现为一个向往爱情、追求幸福的人。他讲述给我们的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卡夫卡,同时又是我们恐怕从未想到的卡夫卡:一个痴迷的恋人,一个几乎被爱情的渴望吞没的人。在小说里,我们所感受的卡夫卡既熟悉,又亲切,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阳光下的日子》是一部传记小说,旨在从一个绝对的历史神话中请出一位栩栩如生、有骨有肉的文学大师来:“卡夫卡也是人,是一个像我们大家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库普夫米勒)1923年7月,年届不惑、病人膏肓的卡夫卡前往波罗的海海滨疗养地米利茨疗养。他在那里结识了在一家犹太儿童度假村工作的女厨,年方二十五岁的多拉·迪亚曼特,两人一见钟情。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卡夫卡“判若两人”,下定决心要跟她过上一种他从来都没有如愿以偿的生活:脱离布拉格和他的家庭,寻求自己的真爱,建立自己的家室。于是,卡夫卡和多拉一起来到柏林,住在施泰格利兹。他们遭受着一个个女房东的冷眼,因为在她们看来,博士那近乎疯狂的爱情不可思议。这对恋人艰难地忍受着这个严酷的通货膨胀之冬的折磨。柏林饥饿肆虐,住房寒冷如冰,饮食可怜巴巴,即便从布拉格汇来的钱在兑

换的瞬间也会一落千丈。可就在这生活艰难困苦、社会动荡不安的柏林日子里,卡夫卡,这个尽人皆知脆弱的人,这个永久的失眠者,这个挣扎在病魔中的人,却怀着前所未有的爱恋走进了多拉为他打开的爱之门,真切地享受着那一个个与她共同度过的夜晚。他仿佛获得了新生:“尤其令博士诧异的是,他可以睡觉了。他正在投身于一种新的生活……那些恶魔不闪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奇迹,是从这个奇迹中应运而生的蓝图。他并不是太多地牵挂着她,他把她吸进去,又呼出来……他在梦里念念不忘她,第二天一早立刻就觉得她在什么地方,仿佛有一条线牵引着他们,使他们慢慢地相互靠拢。”他渴望多拉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与他分享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然而,柏林的天堂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捉襟见肘的日子使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924年4月初,他又不得不离开柏林,住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多拉·迪亚曼特勇敢而悉心地陪伴在他身边,与他形影不离,相依为命。6月3日,他静静地躺在多拉的怀抱里告别了他无限渴望的人世。

这既是历史事实,又是小说梗概。这其间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作者借助惊人的感知能力和艺术想象力书写着它。整个故事中,卡夫卡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开始的“博士”或者后来的“弗兰茨”。小说一反我们无所不知的现实,从始至终都以现在时态展开叙述,无论从叙述口气,还是叙述时态,或者叙述视角来看,主人公的厚重就在于其当下性,仿佛这样的叙述牵动着我们感同身受的心灵,让我们期盼着那扣人心弦的结局。在作者那细如潺潺流水的笔下,两个主人公几乎镇静自若一步一步地走进他们那短暂的幸福中。这里既没有轰轰烈烈的渲染,也没有山盟海誓的夸张,一边是那个把爱深深地掩藏在心里的女子,一边是那个在炽热的爱慕中焕发出生存希望

的病人，两颗真诚相爱的心灵彼此坦然自在地碰撞出未来希望的火花。为了多拉，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至爱，卡夫卡千方百计要与疾病抗争，要争取难得的幸福：“如果你爱她的话，那你就为她这样做。”而为了这上帝所眷顾的爱，多拉也无视一切，只想永远留在博士身边。在物质生存的煎熬中，他们在柏林则享受着那“阳光灿烂的”自由：“如果她要书写自己的人生，那么她就只会记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她看来，幸福才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哪怕它再小也罢，无论是他给自己系上鞋带，还是他在梦乡里，或者他抚摸过她的头发。”他们很快就坠入情投意合、平等相待的爱河中；深切的爱恋使得他们在教育、年龄和犹太认同性方面的差异黯然失色。虽然多拉对文学相当陌生，而博士觉得文学无比神奇，但多拉的爱之花也绽放在卡夫卡的写作中。她敬佩他那艰辛的写作，感受和分享着其中的苦与乐。通过她的眼睛，读者亲眼目睹了他创作最后一部作品《女歌手约瑟芬》的过程，可谓是一篇告别艺术和生存之作。渴望生存的勇气使本来灰心丧气的卡夫卡经受住了所有的痛苦考验。“生活毕竟始终是生活，没错，他对此心满意足，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满意。”卡夫卡在这里找到了伟大的爱。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这个刚刚开始的生活的眷恋。小说结尾，无法消解的口渴成为卡夫卡渴望生存最生动的象征；他望着一枝插在大花瓶里正在凋谢的丁香，十分羡慕它行将死去时还喝得上水的幸运。这时，他突然向外面望去，因为多拉就在那里，“一切都充满她的真情”。这个情节构成了小说叙述的高潮，它使得读者情不自禁地感受到卡夫卡在最后的时刻对爱的无比眷恋，对生活的热切渴望。此时此刻，多拉含情脉脉地将他搂抱在怀里，安抚着他，仿佛要让他永远那样静静地睡下去。可以说，整个作品表现渗透着这两个恋人如此伟大的情感。

诚然,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难以驾驭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叙述者在描写中始终机智地保持距离;现实与虚构之间构成了绝妙而引人入胜的张力。作者以无与伦比的细腻笔法、不露声色的叙述方式和冷静凝练的语言将不同的叙述视角交织在一起,时而是卡夫卡心灵此起彼伏的内在视角,时而是多拉对爱敞开心扉的独白,时而又是叙述者穿针引线的直叙和象征性的暗示;叙述、内心独白、引语和历史语境浑然一体;叙述节奏错落有致,情节绵密委婉,动人心魄。这种在读者心里泛起层层涟漪的叙述方式在感同身受与恰如其分的距离之间找到了令人赞叹的平衡。伴随着小说质朴而寓意深邃的叙述,我们感受的不再是一个痛苦而无望地挣扎在写作与生存矛盾中的圣像,而是一个有骨有肉活生生的人,一个会爱的人,一个向往生活的人,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阳光下的日子》之所以这样来表现,“就是要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并且为自己的生存吸取不可或缺的启迪”(库普夫米勒)。

《阳光下的日子》是一部令人折服的爱情小说。它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于一体,别开生面地为读者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展现出一个另外的卡夫卡形象,留下了充满意蕴的解读空间。但愿这部小说能够给广大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愉悦和不同凡响的感受与认知。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柏林文学之家(LCB)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韩瑞祥

2012年9月于北京